

走进深水区

20250420 印闲生 江宁知府



生哥付费圈

时政/财经/认知/热点

历史1万+付费文立即获取
请加微信: xuetang7799

前言

霸权就是国际政治里的“皇权”，霸权国家对于捍卫自身领先地位的信念是极为坚定的，任何挑战者——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不应心存幻想……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此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都由此发生改变。

然而谁又能想到，四十年后的几乎同一时间，特朗普政府掀起咄咄逼人的关税战，让中美各个层面的冲突逐渐公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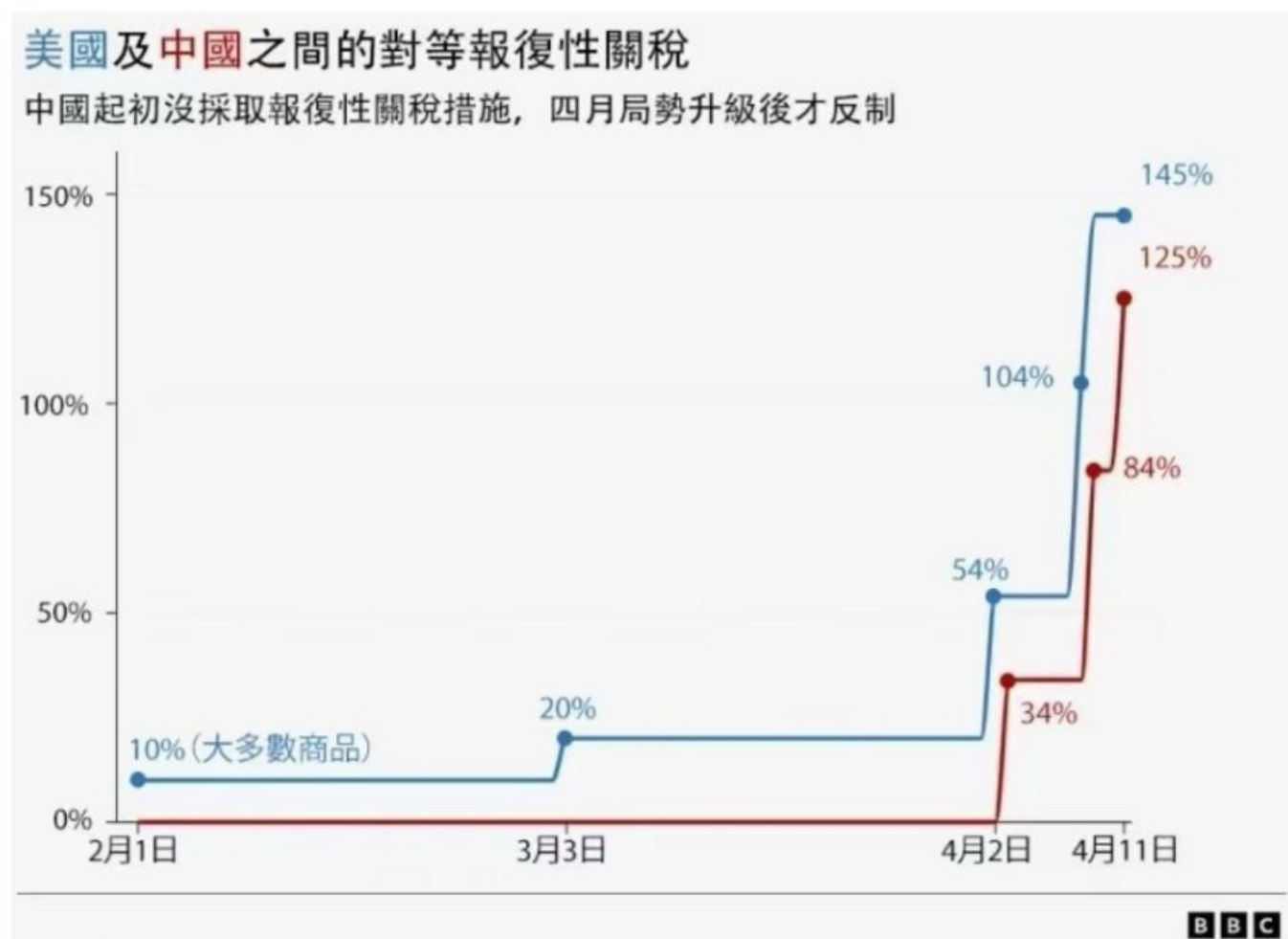
2018年11月8日，原定在北京召开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因大氛围风云突变被迫改到新加坡举办，期间，同中国渊源颇深的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发表了系统性讲话，详细阐释了他对于中美关系前景的悲观看法。

保尔森称：

“如果美中在货物，资金，技术和人员四方面的脱钩持续下去的话，我担心全球经济的一大部分将不再允许资金和货物自由流动。这种情况下，经济铁幕将降临世界，即美中双方互相封闭并使经济全球化后退。

我们正在沿着不同的路径前进，面临着一个漫长冬天的危险，然后才能迎来一个仍旧零落的春天。我相信春天终会到来，但问题是，这个冬天会持续多长，以及沿途会造成多少不必要的秩序混乱和痛楚？

答案将取决于美中两国领导人进行创造性思考的能力和意愿吗，有时甚至是破坏性的创新思考……”



中方对美关税立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观察，最终的报复决定是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

过去十五年间，中美关系迅速发生了质的改变。

有学者认为，大概在2010年前后，美国面对中国时还显得非常自信，认为中国经济再有潜力，超过自己也将是几代人之后的事情了，因此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严重缺乏心理准备。

中国同样如此，2010年前后的教科书上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是“未来几十年世界格局呈现一超多强”，中方并未意识到自己很快就会被美国锁定为“头号挑战者”。

过去八年的特朗普1.0、拜登和特朗普2.0时期，某种意义上是中美彼此摸索对抗方式的一段时间。

如果说2018年是跨越临界点的开始，那么2025年就是第二个转折点——一经过长达数年的“有管控竞争”后，特朗普决心将中美关系带入深水区。

美国将南海视为中国的加勒比海，由于自己“卧薪尝胆”的经历，美方认为中国也在试图重复同样的历史故事，因此坚决不能让中国整合东南亚，不能让中国控制南海。

霸权就是国际政治里的“皇权”，霸权国家对于捍卫自身领先地位的信念是极为坚定的，任何挑战者——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不应心存幻想。

按照历史规律，当大国对抗进入深水区后，有可能出现两种范式：

其一为“英德争霸”范式，以军事结盟和战争为主线；

其二为“美苏争霸”范式，以冷战和经济封锁为主线。

简单来说，第二种范式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出现了核武器，所以只能将短期激烈矛盾(大国战争)放大为长期矛盾(冷战+经济/科技封锁)去消化。

至于中国一直在提“新型大国关系”，美方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本质上就是让美国主动放弃西太平洋霸权，故对该提议态度冷淡——划洋而治在华盛顿预期里属于“底线场景”。

人民大学研究员彭晓光认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愿意承认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是因为大家不愿意看到近现代史上挑战英美霸权的国家(如法、德、苏、日等)失败的命运降临在自己祖国。

纵观历史，霸权国家一旦锁定好了单一挑战者，如英国对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以及冷战期间的美国对苏联，那么激烈对抗将是不可避免的。

此时霸权国家会尽可能协调利益组建包围同盟，比如英国联合普鲁士、俄国组建反法联盟，美国拉拢西欧、中国、日本组建反苏联盟等。

霸权国家心思机敏，非万不得已不会第一个亲自下场同“头号挑战者”开战。

因为直接开战要冒着被击败的风险，一旦被挑战者击败，其所谓的联盟将瞬间土崩瓦解，盟友只能锦上添花而无法力挽狂澜。

另一方面，即使打赢了消耗战，也有可能为他人作嫁衣。

所以霸权国家通常的做法是推动盟友(或挑战国的其他对手)首先走向战场，自己则充分利用“离岸平衡手”的地缘优势去隔岸观火。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比如：给拿破仑帝国造成致命一击的是沙俄，一战消耗德国主力的是法国和俄国，二战击败德军主力的是苏联、拖住日军主力的是中国。

设想一下，假如冷战期间两大阵营最终爆发热战，西欧将沦为美国抵御苏军的第一线，宛如一个放大版的乌克兰。

从这个意义上讲，盟友其实是霸权国家的“耗材”，平日里的小恩小惠(包括安全保障)就是为了关键时刻让盟友先冲上去。

泽连斯基促特朗普访乌 亲眼看看普京做了什么

发布: 2025-04-14 07:27 PM

泽连斯基多次告诉特朗普不能信任普京，并称普京从未想要结束战争，这也是为何停火无法奏效的原因。德国候任总理默茨指责俄罗斯此举是蓄意且有预谋的行为。“这就是回应，这就是普京对那些与他谈论停火的人的回应。”



1991年才独立的乌克兰对于大国政治的残酷性显然比不上亲历过冷战的越南。1978年11月，黎笋当局与苏联签署了带有军事同盟色彩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试图联手围堵中国，然而所谓的军事条约并没有给越南带来安全。

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采用以军事手段为基调的“范式I”存在一个巨大难题——找不到有实力且愿意跟中国对抗的邻国。

与互相毗邻的法国、德国、俄国不同，目前亚欧大陆上的几股主要力量中，欧洲、俄罗斯和印度均无法充当美国制华的“耗材”。

欧洲跟中国相隔万里，不具备军事冲突的可行性。

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欧洲在制衡中国时“出不了太多力”，才让美国对其

感到不满，有逐步退出欧洲防务的意味。

俄罗斯是中国最重要的邻国，如果华盛顿想物色一个有实力的国家同中方开战并长期消耗中国，俄国无疑是最佳选择。

然而今天美俄关系已远远落后于中俄关系，即使美国向俄罗斯做出巨大利益让步，也无法想象让俄罗斯先于美国同中国走向正面对抗。

拜登时期，美国彻底放弃了对俄统战，改将目光投向印度和越南，并一度收到可见的效果(2020至2021年间中印边境冲突)。

但中印之间毕竟隔着一座青藏高原，且接壤地区多为高寒山地，不适合大规模部队展开，从军事角度看是打不起来大仗的。

不仅如此，考虑到印度的精华地区几乎全都位于青藏高原南面的恒河平原一线，而中方与之毗邻的新藏地区人口极为稀疏，所以新德里并不掌握大规模升级局势的主动权，也无法充当曾经俄国对德国那种角色。

因此现阶段印度对华更多是骚扰性质的，而非战略性质的。

加勒万河谷。山地地形对于机械化部队行进来说是无解的难题，再加上天气寒冷，

使得中印边境摩擦只有夏季几个月的窗口期。

拜登时期对越南的重视跟对印度的重视基于同一种指导思想，即挖掘有可能跟中国爆发潜在冲突的邻国，提前深化关系。这个邻国最好跟中国有领土纠纷，且不是美国的条约盟友(类似乌克兰),如此美方将获得战略灵活性。

简单梳理一下霸权国家(英美)视角下面面临的挑战场景，难度从低到高排序。

1、单一挑战者，挑战者有毗邻的陆地强敌。

该场景即1800年前后英国面对拿破仑法国时的场景，英国很快便拉起了“反法同盟”，并最终取得胜利。

美苏冷战也可以涵盖在该场景内，苏联与西欧(后期也包括中国)激烈为敌，美国趁势拉起“反苏同盟”。

2、多个挑战者，其中主要挑战者有毗邻的陆地强敌。

抛开美国不计，该场景即英国视角下一战和二战的情况。

英国作为现行霸权国家同时面临法国、德国、俄国和日本的挑战，只能采用以阵营对阵营的方式进行对抗，选择与“温和挑战者”法国结盟，拉拢相距最远的俄国，打击势头最盛的德国。

而德国由于跟法国、俄国直接接壤，使得德法矛盾和德俄矛盾明显高于英

法矛盾和英俄矛盾，最终陷入“一打多”的不利境地。

3、单一挑战者，挑战者无毗邻的陆地强敌。

此即美国视角看待当前中国挑战的场景。

尽管中国隔海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美国盟友相望，但区域内的主要海空力量其实还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这些盟国没有谁愿意替华盛顿火中取栗，甚至连战时基地使用问题都经常拿出来被讨论。

美方认为，因涉及的潜在战争发生在中国“前院”，完全被覆盖于陆基空中力量、防空系统和大量精确攻击武器的射程内，所有域内美军基地都可能受到攻击，且短期内难以恢复。

美国将不得不在太平洋另一边动员大量部队与后勤企业，考虑到本身工业生产能力就落后于中国，这种场景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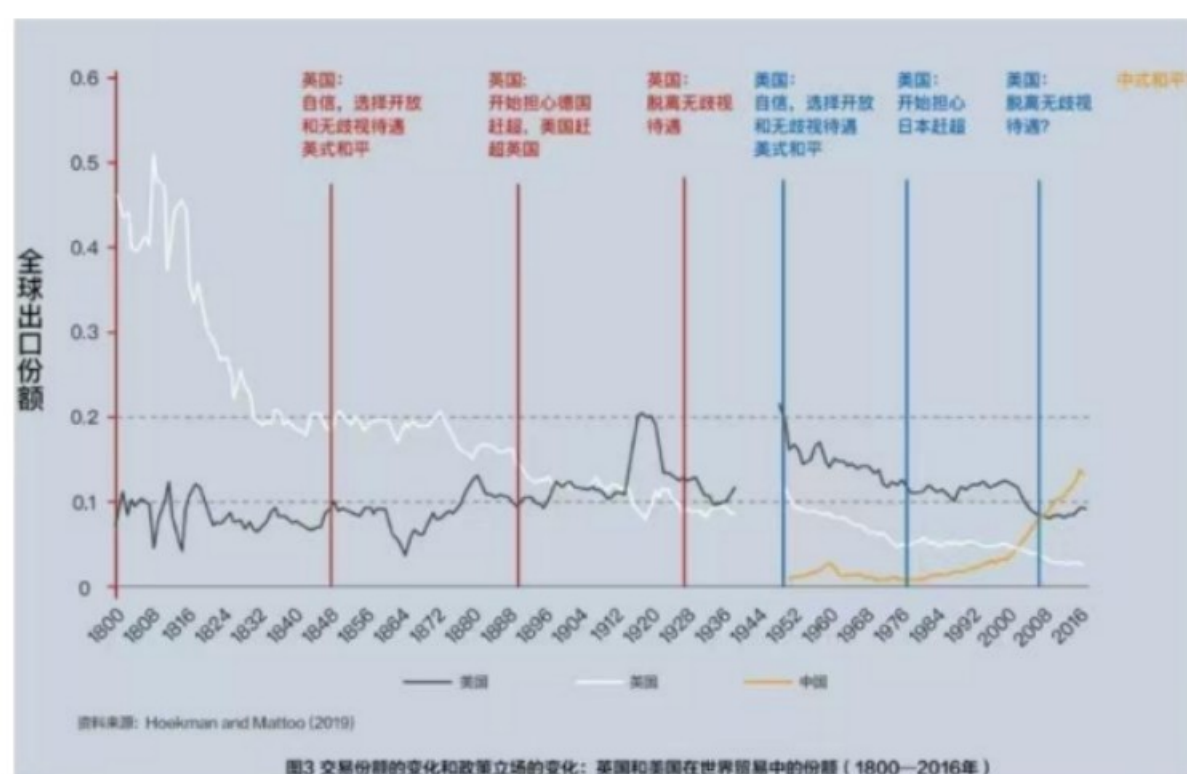
简而言之，美方对于亲自下场同“头号挑战者”在一个不利的战场环境中开战非常排斥。

对华盛顿来说，迫切希望从中国邻国里挖掘一到两个“有战斗力”的盟友，而作为中方来说，确保“周边无敌国”是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

4、多个挑战者，其中主要挑战者无毗邻的陆地强敌。

此即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看待美国的场景。

在经过慎重思考后，英国认为自己无力同时打压美德两大强权，只能暂时以孤立、排斥的方式应对远离欧洲中心的美国，集中力量先处理迫在眉睫的德国挑战。



红色标注为英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三道转折点，蓝色为美国的三道转折点，都经历了一个“主张自由贸易(自信阶段)→限制自由贸易(担心阶段)→脱离自由贸易(愤怒阶段)”的过程。

当霸权国家认为第一种应对范式(以军事结盟和战争为主线)无法实施，或实施成本过高时，自然而然就会转向第二种范式(以冷战和经济封锁为主线)。事实上，所谓“冷战+经济封锁”范式不仅是美国应对苏联的策略，当初英国也用类似的手段对付过美国。

十九世纪英国对外扩张时，最初很少要求殖民地/半殖民地签署“排他性条款”，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的市场其他列强也可以来做生意。

因为这是一段英国自信满满、占据全球贸易主导地位时期——不但自己开放，也会迫使其他国家开放，力推各种“互惠”。

随着美国和德国迎头赶上，英国于十九世纪末启动了“帝国特惠制”，旨在减免大英帝国与其自治领和殖民地之间的进口关税，并对美国和德国产品进行排他性挤压。

不难发现，奥巴马时期搞的TPP以及特朗普的“等级关税”策略跟一百多年前英国的做法如出一辙，前两者不过是“帝国特惠制”的变形罢了，本质上都是想以自我为中心打造出一个中心辐射型贸易体系。

某种意义上讲，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美国之所以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也是现行霸权英国强行安插给它的角色，更像是伦敦“夹一个(德国)”“看一个(美国)”战略的结果。

而英国最终锁定德国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并在这一过程中元气大伤(同期美国迅速发展壮大)，则是美国在天时地利人和之下所获得的巨大历史机遇。

假如历史的走向是德国发生内乱或英国轻松解决掉德国威胁，也必定会调转枪口全力对付美国.....

1907年，英国轮船抵达纽约。在“孤立”的这段时间里，美国除了专注于自身发展外，地缘政治领域做的一件大事是趁机削弱英法在美洲的影响力。

文章最后，试着探讨一下进入深水区的之后的世界。

1、

随着美国试图像英国一样建立“排他性贸易集团”，原先的国际体系将逐渐瓦解，这一过程中，美方的“小圈子”越小、壁垒越高，旧体系瓦解得就越快。

现阶段美国的盟友们正焦急等待跟华盛顿谈判，设想一下，假如最终美国对日本、韩国落地的平均关税为15%，而RCEP规定各成员在十年内取消90%以上货物的关税，那么RCEP内部的贸易量必然会逐渐上升。

待到某个转捩点之后，美国同日韩的关系也将发生变化。

简单来说，高关税将迫使传统盟友寻求替代市场，并对传统关系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这其中美日关税谈判或将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值得我们认真观察。

2、

全球贸易碎片化与规则重构将加速区域阵营化自救，此时哪个国家能够身处一个稳定健康的区域贸易集团(比如RCEP、欧盟)，就能够最大程度上规避风险。

反之，像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被排除在贸易集团之外的国家，则更容易因“创汇困难”导致外汇储备枯竭，进而引发动荡。

3、

经济危机与军事地缘危机是一对孪生兄弟，经济保护主义很容易引发政治孤立与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而政治孤立与民族主义上升又会加剧军事对抗。杜德斌教授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剑桥大学的研究结果，数据显示，战争跟全球贸易体系崩溃存在直接关联，全球贸易额每下降10%，军事冲突概率就上升4.2个百分点。

即贸易壁垒很容易将世界拖入“经济衰退—政治极端化—军事冲突”的恶性循环。

2018年9月30日，美国驱逐舰“狄卡特号”驶入南沙群岛南薰礁和赤瓜礁12海里范围内，遭我方“兰州号”驱逐舰驱离，双方最近只剩41米，险酿冲突。

4、

知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有句名言：文明衰亡往往源于自我封闭，而非外部打击。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是很难“被封闭”的，除非它自己执意走向封闭。

5、

林肯有句名言：我们是无法回避历史的，不管你喜不喜欢。

此情此景，倒是恰如其分。

必然 YXX：也许若干年后复盘，美国会发现自己现在的努力都是加速自己霸权垮台，因为根本原因是内部固化，类似于王朝末期，看上去还是庞然大物，但是实际内里已经腐朽不堪，等待某个事件出现转折性的滑坡最后土崩瓦解。

刘奕麟：这篇是您近期最好的文章

江宁知府：感谢支持

何岸：一战之后，米帝还制定了与英国和日本开战的红色计划与橙色计划

丛丛：这些情况都是在以前科技还不够强大的时候的历史产物，全球现在的科技和贸易都已经不在一个水平了，情况走有所不同，具体走向没人能算的清楚。不过强国对潜在对手的打压是肯定的，所以对抗是必然的，只

有发起者觉得实在是有心无力或者得不偿失的时候才会消亡这种想法。

Blue: 感觉意犹未尽

Blue: 贸易碎片化, 区域国别阵营化, 相关国军事化, 全球区域化

炜爵爷...: 国内国外普遍看好中国在贸易战胜利。毕竟最基本的经济规律, 通货膨胀的时代, 有货的人才王道, 有钱的人得看货币是否会贬值。但是过程会很惨烈。未来几年估计民众会更加难。

江宁知府: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中国会有经济损失, 但美国会很难受

刘德义: 写的非常好, 物有所值。让我从历史的视角下, 再次审视了周边会议的重要性。

今生今世: 这个.....川总的这波关税操作算破坏性的创新思考吗

江宁知府: 这么说也算